



黃亞莉

現職

纖維藝術家、原住民藝術與文化策展人
泰雅織物研究中心 負責人
野桐工坊 負責人
國家藝術基金會 董事

中國文學系 77 年畢

▶ 重要經歷

- 原住民工藝協會創辦人
- 野桐工坊創辦人
- 色舞繞民族學園創辦人
- 苧麻生態循環利用園區創辦人
- 國家藝術基金會董事
-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

▶ 重要特殊事蹟

- 2018 擔任台中花博「原生秘境」藝術總監，建置中部原住民文化平台
- 2016 撰寫出版「大安河流域泰雅族織布技法書」為第一部以台灣原住民傳統地織機技法撰寫之技法書
- 2016 獲頒文化部「105 年度國家重要傳統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藝保存者」被喻為最年輕的「人間國寶」
- 2010~2015 連續五屆於國家公園森林辦理「森林之心—泰雅服裝發會」引領原鄉時尚風潮
- 2010 創立「色舞繞民族教育學園」倡導民族教育的發展，促使民族教育制度化
- 2000 迄今致力於民族傳統服飾及織品重製與博物館合作出版「重現泰雅」領導民族服飾重製之風氣
- 1999 於輔仁大學辦理「原住民織品服飾技藝及師資培訓專班」為原住民設立大學專班之肇始

▶ 得獎感言

得知必須寫出心中感言時，正身處在斷交的索羅門群島上，進行著有關泰雅族百年前存留「貝珠錢幣」的田野調查工作，這個百年前已從泰雅族群裡消失的工藝以



尤瑪織布傳承

及貝珠錢幣用於婚嫁、賠償、交易的系統，卻依然生氣勃勃的存在於這個距離台灣五千多海哩的蕞爾小島間。在一邊進行調查訪談，一邊的心情和思緒卻如海波一般的在失去、存在、重生…的浪起與潮退間，來來回回的迎面撲打。看著我索羅門的朋友，臉上無驚無喜的尋常樣貌，恐怕是因為她的傳統還依然與她的生存緊緊相連吧！而在我平靜的面容下的澎湃，卻是因為我們對「傳統」的記憶早已流散在島嶼之外，飄渺無蹤…。「時間是貪食魔，逕自吞噬了記憶中所有的細節」作家簡嫫這樣形容時間，我感同身受。但也因著這蛛絲一般的線索，終於連繪出了我一生追尋的軌跡。

從青年起始的追尋之路

許久不需要提筆書寫心路或歷程，因為這似乎有著回顧的意味，而我還在路途上，但是若真實的人生回頭端看來時路上的自己，其實也僅是一個平凡但執著、驚鈍卻堅持的人罷了。

青年時與當時的學生一樣，在依循著就學列車的路線，每天填充著知識，一路依著就讀、畢業、就業的指標，以及教師、公職的目的地前進，沒有學習如何追尋和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，也沒有機會喚起自己生命熱情的機會，更無法自己選擇及負責的走出一條可以實踐自己夢想的道路，而終於也來到了畢業→公職的人生路上。29歲離開公職回到部落，方才思考著「自己」是誰？是什麼價值？人生是什麼？我要怎麼做？…，而回到部落後，在悠慢的時光中，它如同同一池明鑿清水，沉澱著我茫然渾濁的思緒，也漸漸的結識了幾位不同背景的泰雅熱血青年，一同結伴踏上了文化追尋的旅程，儘管到最後所剩無幾，但無畏輕狂、懷抱理想、滿腔熱情的當時，卻是之後幾十年我賴以依靠的餘燼，溫熱著心中感受漸冷的世道，而同時自己也在那熱血噴張的年歲，畫下了模糊卻



▲博物館研究 1996- 野桐工坊提供 - 弗耐瓦旦拍攝

堅定的五十年發展藍圖，這是一個以十年為一個期程的理想，也是一個融合了族群發展以及個人生涯規劃的夢境，在那貧乏和充滿誤解、讒言的時期，我依賴著、呼吸著夢想而支撐度過。

在那一群六人文化小組中，身為唯一女性的我，被指定進行的方向是「民族工藝」，特別是織布及服飾原因正當且無可拒絕，——「在過去傳統中這是女性的專屬分業，男性無法從事也無從問津」。即便知道我從小家政作業幾乎是媽媽和同學代勞的手拙之人，也無法不接下這困難的包袱。

但是「泰雅傳統織布文化」這如同傳說的模糊身影，望著那在遙遠的年代、那荒涼的殿堂…，但這卻喚起我內心莫大的啟航動力，讓我獨自走向雜草漫生的無人小徑。但歷史渾厚且沉默，對於龐雜的過去、散落四垓八荒的珠粒，總是得拾起、擦拭、串連…並說出它如身世，30年來我還在這條路途上。

「傳承」——民族生命的展開

2016年尤瑪達陸成為國家重要傳統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者，拗口難記，她一時又成為新聞，被稱為最年輕的人間國寶，但自己總在她的影像背後，冷眼的觀看著，她所有的作為，思忖著她接下來的行動，告訴她所有的華盛都如泡影，榮枯轉眼遺忘，她在台前我在台後，隨時剝離、分裂，我是她的溫暖傾聽者，也是冷酷的諍言者。

又因為在追尋的路途嚐過了艱難和煎熬。因為失去過，所以了解存在的不容易，因此慶幸能在相對年輕的時候有了自己傳承的使命。對於在追尋後，積極的整理、系統的爬梳、精神核心的掌握…，因此可以為過去所有的旅程找到了一個家的歸屬，讓過去無人說、無人識更無人懂得的孤老靈魂找到了慰藉。

傳承是民族生命的延續，但也是民族自信的展開，台灣原本是一個多元且繁花盛麗的花園，更是南島文化圈的初



始地，為何如今這文化的花園卻成為如此單一又枯槁的景象？如何讓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們，能將原住民族的文化真心實意的認同，它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，不是只有在泰雅族中或在台灣原住民間，同時也能在台灣人民的心裏展開，也能在世界中分享她的獨特、美麗與智慧，而這也將是尤瑪·達陸沉重但甜蜜的使命。

打開出最大的窗 拓開最遠的路

關於自己所從事的傳統織布工藝，傳佈的雖是上一代的經典，而對於下一世代的擾動和啟發卻是由創新所激起的火花。傳統藝術與當代藝術不同的挑戰，是在立基上的不同，我們必須立足在過去祖先世世代代累積堆疊的結晶上，進行延續同時也要開展出每一個世代不同的創造精神，形成時代的風格和特質，

展現屬於自己世代的風景與價值。

因此如何興起豐富世代精神，染就另外一個靈魂的瑰麗顏色，揚起青春無可替代的潛力與熱情，讓他們也能有勇氣尋過千山跨越萬海，延承出新的生命。而我能為他們做的便是在傳統織布工藝的世界裡打開最大的窗，讓他們能看到最美的風景，並依我的能力為他們拓出最遠的路，讓他們繼續前行沒有畏懼。

今天能再次回到學校，又憶起我大學的時光，它像一條涓涓的小河，不喧鬧不吵雜，靜淌卻永不止息的浸潤我的心靈與生活，在文學已不在是我的人生主軸時，它依然眷顧著我，因此在我平凡的經歷和稀薄的貢獻中，無法提供學弟妹太多的借鑑，為此汗顏，所以稱不了得獎感言，只是一場心路的摹寫罷了！